

插花的女人：

台灣的教育社會學教科用書性別意識之檢視

楊巧玲（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本文旨在以女性主義的觀點，檢視五本晚近在台灣出版的教育社會學大專教科用書之性別意識，發現儘管它們的出版年份都遠在女性主義發聲、婦女運動開展之後，甚至在教育領域中也已存有不少女性主義的相關論述，但是女性的教育、性別議題在上述的教科書中或隱而不見、或若隱若現、或勉強出現、或扭曲再現。值得注意的是，「能被看見」並不是女性主義、性別研究的唯一或最高訴求，除了要能被看見，還要省思如何被看見？被誰看見？看見什麼？在扭曲再現的部分中，常見的偏頗現象包括：鞏固性別刻板印象、性別議題的零碎孤立化、以偏狹失衡的方式呈現女性主義的貢獻、譴責或貶抑女性。本文主張教育社會學者應致力於女性主義認識論、方法論的學習與瞭解，不要把性別視為一個控制變項或是將男性等同於全人類，建議重新發現、認識社會學或教育社會學領域中的女性作品，以超越一個父權的過去；承認並學習女性主義者在性別與教育方面的議題之論述與研究，以扭轉以男性知識為中心的現象，並讓更多女性走進大學院校、研究機構，從事著作，由她們做有影響性的決定，增加女性意識提升的可能。女性學者亦莫任憑男性學者將性別議題、女性福祉視為僅供點綴與裝飾的花卉，何況他們往往錯置或扭曲，而要主動去插花，甚至深耕一片土壤，讓美麗的花朵得以綻放，撰寫教科書可以是耕耘的開始。

關鍵詞：女性主義、教育社會學、教科書、性別議題、性別意識

收稿日期：92.3.19；定稿日期：93.4.14

前言

著名的美籍英裔教育社會學家 Sandra Acker (1981) 檢視了從 1960 到 1979 年間英國三大社會學刊物¹ 中與教育有關的文章之後，以「沒有女人的土地」做為該時期英國教育社會學領域的寫照，全文名稱為 *No-Woman's-Land: British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60-1979*，如果將時空轉移到二十年後的台灣，教育社會學這塊領土又是什麼樣的風貌？本文將從女性主義的視角，以教育社會學大學教科書為範圍，論述女性議題／性別研究如何在教育社會學學門中處於「插花」的位置。

關於教科書的性別意識檢視，國內已經累積了相當的成果（方德隆等，2000），例如 1980 年代，婦女新知基金會（1988）在其會訊中展開一系列對教科書中的性別歧視之批判，到 1990 年代，相關的書籍、文章、研討會陸續出現，例如李元貞（1993）以兩性的觀點針對國小教科書進行體檢，吳嘉麗（1998）從性別的角度檢視國中數理化教科書；另外，國立中正大學成人教育中心、國立台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與高雄醫學院兩性研究中心，於 1994 年在國立中正大學舉辦「兩性平等教育與教科書」研討會，會中多位學者提出不同階段、不同學科的教科書性別檢視，例如黃曬莉（1993）評析坊間幼稚園教材中的兩性社會角色，謝小苓、王秀雲（1994）分析國中健康教育教科書的性別意識形態，魏惠娟（1994）分析國中國文

致謝辭：作者要向兩位匿名審查人致上誠摯的謝意，由於二位的寶貴意見，使本文得以更為完整而周延，文責由作者自負。

1 這三大刊物分別為：*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Sociological review*、*Sociology* (Acker, 1981: 80)。

教科書兩性形象與角色。

即使國小教科書自民國 85 學年度逐年開放民間審定版，這樣的努力並未鬆懈，例如張珏等（1999）檢視道德與健康教科書、蘇芊玲、劉淑雯（1997）探討國語科教科書、莊明貞（1999）分析自然科新教材，而謝小苓（1999）則針對國中各科新版教科書進行評論。根據方德隆等（2000）的研究，無論是舊版或新版的教科書，整體而言，普遍存在性別偏見，雖然在學者、民間團體的呼籲、監督之下，新版已經較為改善，但是性別均衡的理想仍有待繼續努力。

儘管如此，對於教科書的性別檢視多集中在國民教育階段，相較之下，高等教育階段的教科書較未受到注意，故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與女性學學會於 2002 年 9 月 28、29 日兩天舉辦的「檢視大專教科書性別意識」研討會，就顯得格外重要。在該研討會中，多位學者針對專長的學術領域檢視大專教科用書的性別意識，包括教育學、政治學、哲學、社會學、法學、心理學、傳播學，本文初稿曾發表於該研討會。

文獻探討

女性主義觀點或論述花了相當長的時間才出現在教育學領域，即使在西方社會亦然（Purvis, 1994），根據 John Abraham (1989) 的研究，由於 1960、70 年代女性主義運動（the feminist movement）的擴大、研究社會關係中的性別主義（sexism）的研究增加，從 1970 年代起，有關男人和女人如何在語言和文本中被再現的研究有了相當程度的成長，Shulamit Reinharz (1992) 也指出，女性主義者的文本研究包羅萬象，諸如兒童書籍、神仙故事、廣告招牌、文學作品、兒童

藝術作品、流行時尚、女童軍手冊、美術創作、報紙言論、醫療紀錄、研究出版等等，教科書也是其中之一。

教科書是學校中教學活動的主要材料，以美國為例，一個學生從小學到中學大概讀了超過 32000 頁的教科書，但是在這麼多頁的教科書裡，究竟女人呈現怎樣的意象呢？若干 1970 年代的教科書研究顯示，女性在歷史和其他社會研究（Social Studies）的學科中很少出現，即使出現，都傾向於負面的刻板印象，如依賴的、馴服的、被動的形象，雖然整個 1980 年代，女人在教科書中的出現頻率增加，但是不管就量或質來看仍然不夠充分（Holt, 1990）。在英國，許多研究者也致力於學校教科書的檢視，如英語、數學、物理、化學等，不管哪個學科，大抵有類似的發現：文本都由男性占重要位置（例如絕大多數的主角是男性）、文本中人物的活動和角色都嚴守二元對立的、刻板印象的性別分際（例如男性參與戶外冒險、女性則是被動的、從事室內活動和照顧小孩），Glenys Lobban 甚至在 1975 年就已主張不需要更多的教科書研究，因為它們承載著大量的、實質的性別歧視內容是不爭的事實（Abraham, 1989: 34）。

不過，這個事實迄今未變。Christina Gorzynski, Anna Wendolowski, Leta Moser, 和 Emily Shadowens（2000）在美國詢問一群小學四年級生，從歷史課本、社會研究課堂記得哪些重要的女性、男性，大多數的學生都能輕易列舉三位以上的男性人物，但是卻難以憶起任何女性人物，在研讀小學歷史教科書後，她們指出國小教科書遺忘了女士們（Elementary school texts fail to “remember the ladies”）。²

值得一提的是，國外的教科書性別檢視並不侷限於中小學階段，

2 “Remember the ladies” 是一本書的書名（Harness, 2001）。

也涉及高等教育層級，例如加拿大學者 Diana Scully 和 Pauline Bart 在 1971 年發表對婦科醫學教科書的檢視結果，指出產科醫師和婦科醫師往往把女人描繪成心理有病的；美國學者 Elaine J. Hall (1988) 分析於 1982 年到 1988 年間出版的 36 本社會學入門教科書，發現相較於 1970 年代中期，婦女已在某種程度上被納入教科書，於是問題便不再是婦女是否被包含在書中，而是被放在哪裡，結果顯示基本上有關女性或女性議題的訊息都被孤立 (ghettoized) 在一章 (如性別或婦女)，不然就是置於傳統的女性主題中 (如家庭或性別角色)。

從蒐集所得的文獻來看，社會學入門教科書較常受到檢視，除了 Hall (1988) 的研究，還有 Stephanie Amedeo Marquez (1994)、Pamela Stone (1996) 以及 Mehrangiz Najafzadeh 和 Lewis A. Mennerick (1992) 等，值得注意的是，這些 1990 年代的教科書檢視不再以性別面向的分析為限。Marquez (1994) 以美國亞利桑納州州立大學於 1990 年到 1993 年間採用的六本社會學入門教科書為範圍，指出西班牙裔婦女 (Hispanic women) 在那些文本中的呈現經過人為的扭曲；Stone (1996) 以 1982 年到 1994 年間出版的 25 本社會學入門教科書為樣本，關心的是種族與族群的包含程度；而 Najafzadeh 和 Mennerick (1992) 的研究則著眼於 22 本出版於 1990 年或 1991 年的社會學入門教科書中關於教育的篇章，批評那些教科書充滿種族中心主義傾向，以美國和其他北半球工業化國家為中心，忽略了世界上另外四分之三人口的教育議題。

雖然未能找到直接檢視教育社會學教科書的相關文獻，但是我們可以推論：在教育社會學這個次領域中，就像社會學與教育學領域一樣，女性主義的觀點或論述在 1970 年代後才逐漸出現，而教科書的性別檢視便是其中之一。此外還包括課程設計的批判，指出學校提供

性別區隔的正式課程、性別差別待遇的潛在課程（如 Best, 1983; Measor & Sikes, 1992; Thomas, 1990）；教學歷程的研究，發現教師與學生的互動因學生的性別而有質與量的不同（如 Sadker & Sadker, 1982）；行政結構的檢驗，指出女性多任基層教師而少當行政主管（如 Bradley, 1989）；也有學者分析男女學生在學校中的教育機會、成就與經驗，發現性別因素舉足輕重，進而影響其就業選擇與生涯規劃（如 Measor & Sikes, 1992; Sanders, Koch, & Urso, 1997; Whitehead, 1996）。

教育社會學在台灣的發展可以說是最近幾年的事，諸如 1997 年南華管理學院（現已改制為南華大學）成立教育社會學研究所、1999 年開始每年舉辦兩次的台灣教育社會學論壇、2000 年台灣教育社會學學會正式成立、2001 年該學會發行學術期刊《台灣教育社會學研究》（陳奎熹，2001），前台灣教育社會學學會理事長陳奎熹在其最新的著作《教育社會學導論》一書中明言，「目前師範校院及大學教育學程在其教育專業課程的設計中，多將教育社會學列為必修或選修科目之一。許多研究生亦以教育社會學作為其研究領域並撰寫論文。因此，教育社會學已逐漸在教育學術領域中占有一席之地，誠為可喜的現象。」（陳奎熹，2001: 257-258）

然而，如果從女性主義的觀點檢視影響既深且廣的大學教科書，教育社會學學門的蓬勃就未必那麼可喜，甚至可能堪憂！何以見得呢？就新近所出版的教科書而言，其出版年份已經是遠在女性主義發聲、婦女運動開展之後了，即使僅就教育的部分而言，也已經存在不少女性主義的相關論述（如李元貞，1988; 1993；張珏，1991；黃曬莉，1997；游美惠，1999；潘慧玲，1998；謝小苓，1992; 1995；魏惠娟，1994 等）與性別平等的積極行動（蘇芊玲，

2001)，但是女性的教育、性別的議題在上述的教科書中或隱而不見、或若隱若現、或勉強出現、或扭曲再現，各種偏頗現象將於下文研究發現中分別舉例說明。

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採的理論觀點為女性主義，但是要定義何謂女性主義並非易事，誠如 Reinharz (1992)所言，女性主義的定義因人們的階級、種族、世代、性取向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對於特定的議題如施虐／受虐狂、色情，女性主義者的見解互不相同，學術界與婦運界的女性主義者也不等同。事實上，學術界之內也存在各種不同的流派，例如傳統上所區分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基進女性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斯主義女性主義，對於性別主義的起源有不同的解釋，對於如何克服性別主義也有不同的建議。而這樣的差異是好事，因為缺乏所謂的正統更能允許思想與行動的自由，Reinharz 也因此主張複數的女性主義研究與研究方法，指出與其問什麼是女性主義、什麼是女性主義研究、什麼是女性主義研究方法，還不如問女性主義者實際上是如何從事研究的，而她對女性主義研究方法的定義之一便是，由認同自己為女性主義者或婦女運動的一部份的人所做之研究。

我同意 Reinharz 的看法，本文所稱的女性主義觀點並不企圖置放於某一特定的流派脈絡，而是取其共通的論述：關心性別不平等現象，探討性別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意涵，呼籲去除性別偏見以促進性別正義（楊巧玲，2000）。而本研究的實際做法為女性主義內容分析（feminist content analysis），³以文化人工製品（cultural artifacts）為研究對象，這種研究對象有兩大特點：具自然性，因為

它們不是為了研究而形成的；非互動性，不需要詢問人們問題或觀察其行為。本研究的對象為教科書，儘管透過女性主義理論的視窗檢驗各類文化人工製品，通常會揭露父權的甚至是厭惡女人的文化，儘管已有很多教科書的性別檢視研究也指出類似的發現（如文獻探討的部分所述），但是如果這些揭露與發現尚未帶來可欲的改變，以女性主義觀點檢視教科書仍有價值與必要。

女性主義內容分析的核心在於解構既有文化產品中的性別框架，可以是量或質的分析，Reinharz (1992) 歸納廣泛蒐集而得的女性主義內容分析研究，發現女性主義研究者大抵使用量的內容分析去指出作者、主題、方法和詮釋方面的模式，而女性主義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文學家多進行質的內容分析，更多是跨越學術領域邊界的研究。簡言之，女性主義研究源自於一個體認：有關特定女性或整體女性的訊息不見了，指陳這種排除、擦拭、和消失正是很多女性主義研究的特色，女性主義內容分析也不例外，除了看什麼被說，也看什麼沒被說。

本研究兼採量與質的內容分析，量的部分主要以目次、索引的出現層次（如章或節）與次數及所佔篇幅為規準，質的部分則有賴文本內容的仔細閱讀與詮釋。檢視時首先著眼於五本教科書的目次與索引，如果直接標明女性或性別與教育，便詳讀內容，再進行分析，如果未標明，則逐章逐節瀏覽。檢視的對象包括五本教育社會學教科書，選擇的標準有二：一為出版年份，所選書目皆為晚近的出版品，⁴

3 內容分析這個方法在不同的領域有不同的名稱，社會學家傾向用內容分析，歷史學家用文件檔案研究 (archival research)，哲學和文學領域用文本分析 (text analysis) 或文學批評 (literary criticism)，其餘還包括 discourse analysis, rhetoric analysis, deconstruction (Reinharz, 1992: 148)。

也就是教育社會學學門在台灣的教育學術領域取得一席之地的時期；二為書目名稱，所選書目皆為教育社會學或教育社會學導論，大抵以概括介紹這個學門為主要旨趣。⁵這五本書按出版年份的先後順序分別為：林義男、王文科（1998）《教育社會學》（台北五南）、吳康寧（1998）《教育社會學》（高雄復文）、林生傳（2000）《教育社會學第三版》（台北巨流）、鄭世仁（2000）《教育社會學導論》（台北五南）、陳奎熹（2001）《教育社會學導論》（台北師大書苑）。

研究發現

檢視上述五本教育社會學教科書之後，可以看出女性的教育、性別的議題在其中或隱而不見、或若隱若現、或勉強出現、或扭曲再現，茲分述如下：

一、隱而不見的女性／性別與教育

從目次來看，五本教科書中有兩本完全沒有出現「性別」一詞，遑論女性的教育議題。林義男、王文科合著的教育社會學（以下簡稱林、王書）全書分為五章，包括一、緒論：教育社會學的性質，二、

4 其中林義男、王文科一書修訂自1978年由台北文鶴出版的《教育社會學》一書，林生傳一書的初版於1982年由高雄復文出版。

5 陳奎熹（2001）一書附有教育社會學主要著（譯）作目錄，分為台灣方面、中國大陸方面、英文部分，在台灣方面的著作，有些並不只以教育社會學為名，如《社會再造與教育改革：教育社會學政策觀點》（蔡璧煌，1998，台北師大書苑）、《教育社會學：知識使用取向》（陳添球，1999，高雄復文），不在本文檢視的範圍。

文化與教育，三、社會階層化與教育，四、社會組織、科層體制與教育，五、社會變遷與教育革新，除了第四章分七節，其餘各章分三節，就像各章的標題一樣，各節的標題都沒有提及性別或女性；鄭世仁所著的教育社會學導論（以下簡稱鄭書）全書分為四個部分：教育社會學的學科論、教育的社會決定因素、教育自身的社會系統分析、教育政策與教育問題的社會學分析，第一部分包括三章：教育社會學的學科本質、教育社會學的演進與發展、教育社會學的典範與派別，第二部分包括社會期待、社會化、社會階層化、社會制度及科層體制五章，第三部分包括教師角色的社會學分析、學生角色的社會學分析、課堂教學的社會學分析三章，第四部分只有一章：我國當前教育改革的社會學分析，女性／性別的字眼在各章之下的節次也隱而不見。

索引的部分呢？五本教科書中只有兩本編有索引：⁶林生傳所著的《教育社會學》（以下簡稱林書）以及陳奎憲所著的《教育社會學導論》（以下簡稱陳書），二者都有與性別相關的索引條目，將於下文討論。

二、若隱若現的女性／性別與教育

有些書並不完全排除性別這個詞彙，其做法大抵是在全書中撥出一個節次的篇幅，擺進性別的議題，例如吳康寧所著的《教育社會學》（以下簡稱吳書）便是如此；該書分為四篇：教育社會學學科論、教育的社會背景、教育自身的社會系統、教育的社會功能。第一篇有兩

6 號稱要與世界接軌、與國際同步或至少交流的台灣，到 21 世紀，很多大學教科用書仍然沒有索引！

章：教育社會學的學科要素以及教育社會學的學科發展；第二篇有三章：社會結構——教育格局的決定因素、社會差異——教育機會不均的主要根源、社會變遷——教育變遷的根本動力；第三篇包括教育中的基本社會角色 1——教師、教育中的基本社會角色 2——學生、教育中的主要社會組織 1——學校、教育中的主要社會組織 2——班級、教育中的特殊社會文化——課程、教育中的核心社會活動——課堂教學等六章；第四篇包括教育的社會功能諸論述評以及教育的社會功能述要兩章。性別一詞要到節次的層級才出現，而且不難猜到會出現在哪一章，就像很多社會學教科書一樣，⁷ 吳書在社會差異——教育機會不均的主要根源一章中的第三節（最後一節，次於地區差異與階層差異）標示「性別差異與教育機會偏斜」，事實上，另外兩本教科書（林書和陳書）也是在討論教育機會的時候才納入性別的考量，與吳書不同的是，陳書和林書都在章的層級就出現了「性別」一詞，緊接於下文說明。

三、勉強出現的女性／性別與教育

與之前的隱而不見、若隱若現相比，陳書與林書將性別的議題放在章的層次，算是相對提高其能見度了（visibility），為何仍稱之為「勉強出現」？陳書全書含十六章，性別二字出現在第五章，完整的

7 在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與女性學學會主辦的「檢視大專教科書性別意識研討會」中，社會學領域的教科書也在檢視的範圍之內（參見該研討會論文集中心吳嘉苓等人，2002 的文章），另外國外學者如 Joan Acker (1989)、Myra Marx Ferree 和 Elaine J. Hall (1996) 曾經從女性主義的觀點提出對主流社會學教科書的批判。

章名為「教育機會均等：性別與族群」，本來可以說性別占該書的十六分之一，可是因為在同一章的有限篇幅之內，還必須顧及族群方面的議題，於是又得打對折，如果仔細閱讀該章的內容，將發現性別議題的出現是多麼勉強。該章共有三部分：教育機會均等的意涵、性別、族群與教育機會不均等、促進教育機會均等的措施，性別只出現在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又分成三點，第一點解釋教育機會不均等的原因，第二點說明性別與教育機會不均等，第三點則分析族群與教育機會不均等，第二點只占第 73、74 兩頁（全書共 260 頁，不包括 14 頁的附錄），這也不令人意外，因為作者引用高強華（2000）的說法，將性別與職業、社會階級或地位、種族、生理特質、宗教、地區、經濟等七項共列為導致教育機會不均等的因素，既然只是八大因素之一，又能期望多少篇幅？

之前曾提及，陳書附有索引，與性別相關的有二：兩性平權教育（75）、性別（75），相較而言，林書的索引中有較多的性別相關概念，包括性別（86）、性別區隔（96）、性別主義（97）、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89）、性別偏頗的語言（97）等；因為林書投注了一整章（第四章）的篇幅探討性別與教育機會均等，⁸ 該書共有十三章，就量而言，占了全書的十三分之一，乃五本教科書中對性別與教育的議題最為注重者。儘管如此，其份量仍顯十分薄弱，誠如該書作者所言：「女性，占有人類一半以上人口，影響性別機會的問題；是半數以上人口的權益，及全人口和諧幸福之所寄。」（林生傳，2000: 85）那麼，我們不禁要問：以十三分之一的篇幅處理二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之權益是否過於勉強？

8 該書為第三版，「性別與教育機會均等」一章是在這一版才加入的。

四、扭曲再現的女性／性別與教育

截至目前為止，檢視的焦點在於性別議題在教科書中的能見度，但是這絕對不是「膚淺」、「皮毛」的問題，因為將女性／性別議題「隱藏不見」正是以男性知識為主的教科書一貫的手法，而「以男性知識為主的教科書」則是教育歷程中性別階層化的主要現象之一。林書指出「教科書充滿著父權意識形態支配色彩，無論國內、外皆有相同的發現」（林生傳，2000: 96），接著引用 Janice Streitmatter (1994) 與 Myra Pollack Sadker 和 David Miller Sadker (1982) 所歸納出的六類教科書中的性別偏見，第一類便是隱藏不見，其餘則包括：不符事實、刻板印象、零碎孤立、性別偏頗的語言、偏狹失衡，來說明教育歷程中的性別不平等。

矛盾的是，雖然林書知覺到教科書以多種型態呈現性別偏見、父權意識，但是該書並未用這些型態自我檢驗並予矯正，茲舉數例說明如下：

（一）刻板印象

林書的第九章探討「教育與家庭變遷」，論及現代家庭的父母角色，在解釋「角色期望」時，舉父母親的角色期望為例：「母親角色固然是餵哺嬰兒，但同時也含蓋扮演此種行為時所應具備的特性，如溫柔、慈祥、和藹；父親的角色固然是期望能領導全家保養子女，但也包括其能表現勇敢、堅毅、忍耐、果斷的特性。」(209) 這樣的陳述很難避免對性別刻板印象的複製，接著該書探討角色期望互不相容的兩種形式：衝突形式與競爭形式，後者以母親為例：「兩種期望並

不悖反，但由於時間與精力的限制可能無法兼籌並顧，母親要同時扮演職業婦女與幼齡子女的母親可能難顧周全，兩得其美。」(210) 作者似乎忘了在第四章強調過性別平等的重要，此處的舉例並未質疑為何職業婦女與其母職角色有所衝突，難道就業男性與其父職角色就不會衝突？如果不會衝突，又是為什麼？該章最後討論「現代核心家庭父母角色分化」及「現代父母角色扮演與教育」，以作者進行的「現代父母角色期望問卷」調查（林生傳，1982）所得之結果為例，⁹ 父親角色期望偏重於代表與領導，而母親角色期望偏重在子女養育教導，結論是：「近年來，台灣社會更趨向開放與多元，婦女運動及兩性平權方興未艾，父母角色的分化可能有相當調整，親子的相互期望可能也受到相當的衝擊。然而，不論如何改變，我們不能不重視父母扮演適當角色在教育上的重要性。」(214) 換言之，雖然作者體認到社會型態的改變，但是仍然呼籲父母要扮演「適當的」角色，不過，究竟怎樣的父母才算適當呢？是否要像他在1982年調查所得的結果才算適當的父母角色？

林書的第十二章以教師社會學為主題，在進行教師工作特質的社會學分析時，作者參考美國國家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NEA）於1970-1971年所做的調查，指出教師地位降低、經濟收入不足，但是仍然吸引許多人員，原因有七，其中包括「對於兼為家庭主婦的女性及出身貧寒的男性來說，教師收入雖然偏低，但已經勉強可以，且已足敷生活的需要」、「教師古來地位清高、神聖，從事此種工作的女性益顯清白崇高」、「吾人也可發現一

9 該問卷調查於1982年進行，對象包括國中男生329人、女生298人，大學男生63人、女生89人，父親60人、母親60人，旨在瞭解父親母親的自我角色期望與角色伙伴的角色期望（引自林生傳，2000: 213-214）。

般婦女，擔任教師有助於教育自己的子女，至少不會妨礙到子女的教育」（林生傳，2000: 284）。從性別意識的角度來看，這三項因素都呈現對女性的刻板印象，但是鋪陳卻如此地理所當然、無庸置疑，言下之意是：女性應以家庭、子女為重，即使就業，也不要太有「雌」心壯志，當老師就可以，收入足以「補貼」家用（而非家庭主要經濟來源），形象又「清白崇高」（為什麼女性從事教職可以益顯清白崇高？），最重要的是有助於子女的教養（從事其他職業可能無助甚至有礙）。

（二）零碎孤立

如前所述，林書將性別議題單獨成章，焦點放在教育機會的均等議題，其餘篇章鮮少涉及性別議題，一旦涉及，大多著眼於性別差異的現象描述，並未提出解釋或批判。例如第六章論及「教育與政治社會化」時，引用英國教育社會學者 P. W. Musgrave (1979) 的說法，指出兩性對於政治的熱衷程度不同是因為男女孩政治社會化的過程有所差異（林生傳，2000: 139）；第十一章介紹師生互動研究及學生同輩團體互動研究時，前者的部分指出「男女生處在同一班級，教師對之常給不同對待方式」（264），後者的部分則引用若干美國 1960 年代的相關研究，呈現性別差異，例如「高中男生以運動（athletics），女生以受人歡迎（popularity），決定同學間地位高低，而不是以學業成就」、「男生尚運動、女生崇尚愛慕悅人外表與悅人性格」（267），針對這些早期的研究結果，林書未能以女性主義或性別研究的論述，引導讀者重新省思諸多性別差異的社會意涵，進一步建議改變的行動策略，委實令人感到遺憾。

(三) 偏狹失衡

最明顯的例子是在林書的前兩章：緒論與教育社會學的方法論，作者在緒論的第三部分試圖向讀者介紹「社會學與教育社會學的觀點與概念」時，舉了一個例子：

一位淑女，如果是作為我們認知對象的話，也可以用許多不同觀點去認識她，用某一種觀點可能看到的是身材勻稱，儀態萬千而嘆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所謂三圍，風度，就是在此所用的概念；如果用另一種觀點（如當這位淑女去看醫生），醫生用來認知她的體溫、血壓、脈搏、呼吸頻數、血紅素、白血球、肝糖，……等等概念，這種觀點顯然是醫學的觀點，與前面的美學的觀點不同，因此所認識的是不一樣的構面，所用的概念也是不同的。又如使一位心理學家來看一看這位淑女，可能採用的又是另一種的觀點與不同的概念，例如使用智力、氣質、人格、情緒、動機、性向、記憶力、知覺等等概念，而所探求到的又是另一個她。一位社會學家來認知這一位淑女，會使用什麼樣的概念來認知她呢？（林生傳，2000: 10-11）

從這樣的例子可以看出什麼樣的性別議題？首先，誰在看這位「淑女」？「君子」為男性應該沒有爭議，「醫生」、「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即使不全是男性，也占絕大多數；其次，看什麼？從對「身材儀態」的凝視到對「三圍風度」的評論，都可能物化進而規訓女性的身體，在這個例子中，女性很明顯地是認知的客體而非主體，認知主體是男性，而且很可能是異性戀、中上階級的男性。這似乎呼

應了前文所說的「以男性知識為主的教科書」，也如同著名的社會學家 Peter Berger 廣為閱讀的著作 *Invitation to sociology: A humanistic perspective* (1963 年出版) 開頭的一個影像：「也許有些充滿好奇地觀看在浴室中洗澡的阿姨的小男孩，以後會成為令人尊敬的社會學家」，這使 Reinharz (1985) 瞭解到，原來之前所被定義的社會學其實是男人的社會學。

在介紹教育社會學的方法論時，林書的架構分為傳統的與新興的教育社會學、結構功能與衝突分析模式、教育社會學的鉅觀與微觀研究、教育社會學量與質的研究，除了完全排除女性主義的觀點與論述，所引介的學派代表人物也幾乎都是男性，這種性別偏狹失衡的導論性教科書本身就是影響兩性取得均等教育機會的一大障礙。不過，這也是教育社會學的源頭即社會學這個學門的問題，就像 Mary Jo Deegan (1988) 所說的，所有的社會學入門書所傳承的都是男性創設者 (male founders) 的學說、理論 (舉其瑩瑩大者，例如 Max Weber、Karl Marx、Emile Durkheim、George Herbert Mead)，而同樣重要的女性創建人則不曾出席，她呼籲針對女性在社會學中的歷史進行教學，以超越一個父權的過去。

行文至此，似乎顯得把檢視的焦點放在五本教科書中最重視性別議題的一本，但是這其實彰顯出一個意涵：「能被看見」並不是女性主義、性別研究的唯一或最高訴求，除了要能被看見，還要省思如何被看見？被誰看見？看見什麼？上述的刻板印象、零碎孤立、偏狹失衡都可以算是對女性／性別議題的扭曲再現，其傷害未必低於隱而不見的處理手法，以下針對「扭曲再現」的部分再分成兩個主軸並舉例說明：

（四）譴責女性

教科書中常見兩個歸咎於女性的問題，其一是社會變遷所帶來的子女管教問題，其二是教職「女性化」所形成的教師地位低落問題，歸咎的邏輯過於化約，甚至因果倒置。第一個問題的邏輯大抵是：如今青少年問題日益嚴重乃肇因於母親外出工作，例如鄭書第七章論及「我國家庭制度的演變與特徵」時，有一段如下的文字：

隨著雙薪家庭的出現，婦女走出廚房去謀生之後，也帶來了許多新的社會問題，其中最為常見的就是子女的照顧及教育問題。職業婦女的育嬰工作，很難獲得兼顧，大部分的孩子都無法得到充分的親情照顧，出生後不久，就被送到奶媽家去受人照顧，因此，甚少有嬰兒可以獲得餵食母乳。至於就學的孩子放學之後，也因為父母親都在上班，只好單獨在家，或被送到所謂的「安親班」去，直到父母下班為止。此種親子之間聚少離多的現象，對於孩子的人格正常發展具有不利的影響。（鄭世仁，2000: 243）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作者無視於已婚婦女如何以及為何被拉扯於職場與母職之間，反而一味責怪女性走出廚房之後形成很多「後遺症」，諸如孩子未能得到充分的照顧（包括無法餵食母乳）、人格未能正常發展，殊不知女性主義者早已對母職（motherhood or mothering）提出嚴厲的批判，認為傳統上往往將母職視為自然的、普遍的、不變的，這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建構，藉由將母職本質化（essentialized）而箝制女性於僵固的母職角色，導致女性的發展受到侷限、停滯不前

(Dally, 1982; Gordon, 1982)，Adrienne Rich 更在 1976 年就把母職 (motherhood) 區分為兩種互相依附的意涵，其一是任何女人與生殖和兒童的潛在關係 (potential relationship)，其二是確保那樣的潛在關係維持受制於男人的制度 (institution)，而這樣的制度創造了危險的公私領域的分裂，免除了男人真正的父職責任與義務，¹⁰ 何以鄭書置之不顧、視若無睹？

林、王書於第五章第二節提及變遷中的現代社會問題時，也有類似的陳述，指出十大與教育密切相關的問題，第一項為「單親家庭數增多」，「主要原因在於離婚率提升，與非婚生子女或未婚生子（女）的比例提升。此類家庭以女性為主者，所佔比例較高，尤其是低社經地位家庭和少數族群的家庭是如此。負擔該家庭生計者，常因健康因素、無一技之長、子女所需費用多、自己又無法找工作，而產生焦慮。」(183) 第二項為「母親外出工作機會增多」，「由於經濟壓力造成雙薪需求，使得母親外出工作已非新奇，影響所及，其子女須託付他人或機構照顧的比例增加；父母與子女互動的機會便相對減少，其品質也會隨之降低。」(184) 第五項為「同儕文化興起」，「與單親家庭、母親在外工作、家庭解構等息息相關。此種文化具有成員間彼此出乎內心的相互照應、精神上彼此相互寄託、趨向自主的強烈需求、關切處於不利地位者、對變遷格外感到興趣等特質，值得關注。尤其是違反社會的同儕犯罪文化，造成的問題，更值得吾人寄以重視。」(184-185)

雖然這些歸因乃引用自國外學者 Daniel U. Levine 和 Robert J. Havighurst (1992) 的說法，但是作者卻未加以質疑挑戰，即使要照單

10 國內學者對於母職的討論可以參考唐文慧、游美惠 (2002)、藍佩嘉等 (1991)、蕭蘋、李佳燕 (2002)。

全收，也應提出佐證資料，否則不就等於毫無根據地責備女性「不守婦道」（離婚、非／未婚生孩子）、「愚蠢無知」（貧窮、缺乏謀生能力）、「未盡母職」（外出工作、孩子交由他人照顧）、「促成犯罪」（母親未能親自照料子女，導致子女轉向同儕、走向犯罪），而男性／父親則得以毫髮無損地缺席！

至於第二個問題的推論更是謬誤，例如陳書第十五章「教育專業的社會學分析」，認為「女性教師比例偏高，形成教師為女性職業的印象」乃影響教師專業地位的三大因素之一，¹¹茲將其下說明摘錄如下：

女性擔任教育工作原是很適合的，因為女教師天性較為溫柔、和藹，並且有耐心。但是如果女性教師比例太高，是否對於學校行政及教學、訓導等工作有所影響，值得加以檢討。從社會學觀點看來，女教師常由於家庭因素，難免在學校工作方面，或因生產而請假，或因養育子女而間斷服務；而且比較能滿足現狀（包括職位與待遇），以致常被認為他們的「事業心」或專業精神不如男教師。因此，如果女教師比例愈高，一般人愈認為教學為女性工作，形成教師為女性職業的刻板印象。（陳奎憲，2001: 244-245）

這樣的說明充斥性別偏見、刻板印象與歧視，簡直是女性主義、性別研究、婦女運動的反控！首先，為什麼女性適合從事教職而且原因是「天性較為溫柔、和藹，並且有耐心」？其次，就算女性「較為

11 另外兩個因素分別是「師資培育規劃不當，造成供需失調，素質不齊」以及「教師待遇偏低，影響教師社經地位」（陳奎憲，2001: 244-245）。

溫柔、和藹，並且有耐心」，又如何得知那是「天性」？接著，雖然作者強調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發現女性常因家庭因素而無法如男性一樣投入職場、追求專業，但是卻不去質疑阻礙女性事業發展的社會結構與文化機制（為何女性會／要因養育子女而間斷工作），反而指責女性容易滿足現狀、缺乏進取精神，因此降低教師的職業或專業聲望與地位；¹² 最後，在兩性工作平等法通過的今日，女性請產假、育嬰假被視為「事業心」不夠、「專業精神」低落，豈不是一大諷刺！而且陳書並未註明以上摘錄的文字是引自或參考哪些資料，難道只是作者個人的經驗、觀察、期望？但是當個人的看法以教科書的形式呈現，就可能成為學子／女奉為圭臬的論點，從序言中可以看出，該書企圖成為師資培育機構中修習教育社會學者最基本的參考用書，而該書之得以完成，乃由博碩班同學「幫忙構思主題，蒐集資料，電腦打字，並仔細校對」，其影響之廣之深實在難以評估！

事實上，有關教職女性化（the feminization of teaching）已有不少討論，¹³ 如 John L. Rury (1986) 分析美國殖民時期到 1980 年代末的教師組成結構，發現在殖民時期，教師多由出身於中上階級家庭的男性擔任，因為女性與黑人當時備受歧視，到了 19 世紀（1800-1850 年代），都市化程度較高的地區才開始有明顯的教師女性化現象，原因包括男性在市區可以找到收入比教職為高的其他職業、傳統的「女主內」觀念限制了中等階級年輕女性職業選擇的機會，而到了 20 世紀初期，教師已被視為女性的工作。至於國內中小學教師的性別分

12 類似的言論也出現在林、王書第四章，只是不像陳書那麼直接地將教師專業地位的低落歸咎於女性教師的從事教職（詳見該書頁 155）。

13 包括國內外學者，諸如侯務葵、王慧婉（1999）、師瓊璐（2000）、黃燕萍（2000）、Apple（1983; 1985）、Bradley（1989）、Lather（1994）。

佈，根據符碧真（1999）的研究，中小學均是女性教師多於男性教師，而且小學教師女性化的情形比中學明顯，但是就像美國一樣，原先中小教師多為男性，隨著時代的變遷，女性教師逐漸增加，而且教職女性化的現象在小學先發生、中學後發生，城市地區先於鄉村地區。¹⁴ 可見教職女性化的現象並非獨立於時空背景，與其說女性比例過高阻礙了教師專業的建立，不如說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影響了男女的職業選擇，男性有其他更具聲望、地位的職業（如醫學、法律、工程、大學教職）可供選擇，而教職逐漸被等同於母職的照料工作，於是又「自然地」被歸類為女性的工作（Clifford, 1989）。

（五）貶抑女性

從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譴責女性的論點中其實已經充分顯示對女性的貶抑，此處再針對貶抑女性的部分進一步說明。鄭書第九章分析教師角色時，雖然不像陳書直指比例過高的女性老師有礙於教師專業地位的提升，但是也提及女性擔任老師（尤其是小學老師）的種種好處，包括教書對女性的家庭責任衝突較小、教書受人尊崇故對其結婚對象的選擇有益、第二份薪水對家庭的經濟有幫助、享有育嬰假且回到學校時工作改變不大、教職與母職容易同時承擔（「孩子上學與母親上課時間沒有衝突，長時間的放假容易在家照顧小孩」、教師證書是最好的生活保障（鄭世仁，2000: 308），其實這些所謂的「種種好處」是大有問題的！首先要問的是這些「好處」究竟對誰是「好

14 不過，以台灣1990年與美國1991年的資料相比，我國教師女性化的程度低於美國，整體而言，我國有57.78%的中小學教師為女性，而美國則有72.10%的教師為女性（符碧真，1999: 393）。

處」？對女性的家庭責任衝突較小對女性而言是好處嗎？如果家庭責任是指白天到學校上課、回家以後帶孩子，那麼女老師如何能有專業成長的空間與公共參與的可能？最明顯的貶抑在於：女性從事教職「有助其婚姻對象的選擇、其收入只是補貼家用、是最好的生活保障」等論點，言下之意似乎是：職業對女性而言只是一種婚嫁的籌碼，因為教師是一種「能夠兼顧家庭」的工作，所以女性從事教職就等於握有優勢的籌碼，另外，男性通常是家庭經濟的主要來源，教職的收入不多但穩定，所以適合女性，而這也就是為何男性小學老師常因職業焦慮感而轉換跑道（例如報考醫師、中醫、法官、建築師、會計師等）（前引書：316）。作為一本導論性的教科書，這樣的說法與推斷究竟能帶給初入學門的讀者一些什麼？是性別偏見、性別刻板印象與性別歧視！

另一種更深層的貶抑在於否定女性學者、女性主義對（教育社會學）理論的貢獻。之前曾經提到，五本教科書在介紹社會學或教育社會學理論發展時，大多沒有納入女性主義的觀點，甚至完全不見「女性主義」一詞，吳書是例外；在第四章第三節討論「性別差異與教育機會偏斜」時，有一段說明：

性別差異研究是在女權主義（Feminism）的逐步影響下，從八〇年代初期起才開始在教育社會學研究中真正佔有重要位置的，但其發展卻迅猛異常。在改造教育與社會、促進實現男女真正平等的大旗之下，「性別與教育」問題研究者們很快便在西方教育社會學中也形成了一種女權主義的「神聖同盟」，掀起了一股頗為強勁的「女權主義教育社會學」（Feminist Sociology of Education）的浪潮，以致於時常被人們看成是繼功能主義、衝

突論及解釋論等學派後出現的又一大學派。（吳康寧，1998: 145）

這段說明出現了女權主義（feminism，又譯女性主義）¹⁵一詞，似乎也肯定女性主義的重要，但是其實不然。在該段說明的註腳中，作者明言不傾向於將女性主義視為教育社會學的一大學派，只稱其為一種思潮，因為「很難說女權主義有可與功能主義、衝突論及解釋論等學派相媲美的一套相對獨立的理論與方法。事實上，女權主義教育『理論』中感情色彩過濃，科學成分不足，她們（女權主義教育『理論』研究者多半為女性）對『理論』的界定本身就是極為寬泛的。」（吳康寧，1998: 145）

看來作者對於女性主義學者在認識論、方法論上的努力與成果，不是一無所知就是有意輕蔑，其實發現性別主義這個行動本身就具有革命性的貢獻（Reinharz, 1992: 11），值得被認可。況且何謂「相對獨立的理論與方法」、「科學成分足夠」？¹⁶根據 Frances A. Maher 和 Mary Kay Thompson Tetreaut (2001)，自 1980 年代中期以來，女性主義理論家已開始闡釋認識論或認識的方式（ways of knowing），主張女性在社會中被壓迫的位置足以成為合法知識與真理的來源之一，認為所謂的客觀並非基於分離的公正性（detached impartiality），而是

15 吳書作者為中國大陸學者，譯詞用法與台灣學界不盡相同，他在第五十八個註腳標明他所稱的女權主義又譯女性主義。

16 本文也可以宣稱男性教育社會學學者大抵都是「感情色彩濃厚」、「科學成分不足」，因為這五本教科書的作者皆為男性，從本文的檢視可以看出，他們對於教育的性別相關議題並未深入研究，所發言論缺乏學術論證，多為自己的意見與評議（反映出的是性別偏見、刻板印象與歧視），有意無意地捍衛父權思想、鞏固現有體制（展現出的是相當濃厚的〔男性〕同胞情誼）。

基於對一個信念的承認：特定的脈絡與歷史是建構真實看法的基礎。不過從上述吳書所言來看，這樣的主張與信念尚未撼動男流（male-stream）知識，只見作者將女性（主義）學者歸為「他者」，再以刻板的性別屬性加以貶抑；就像陳瑤華（2002）所指出的，在哲學教科書中有一個基本內容對於女性主義的哲學造成嚴重的阻礙，那就是不少研究女性主義哲學的研究者常常會質疑：真的有女性主義的倫理學、知識論、形上學、政治學等等嗎？她認為這個提問的本身呈現出研究者未能嚴肅地看待女性主義哲學的發展。

結論與建議

本文採女性主義觀點，針對五本教育社會學入門教科書進行內容分析，結果發現：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這段期間，在台灣的教育社會學這塊領土上（至少就教科書的部分而言），女人即使不再無立足之地，充其量也不過是「插花」的位置，具體而言，女性主義或性別議題在這五本教育社會學入門教科書中，不是隱而不見，就是若隱若現、勉強出現，或是扭曲再現。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女性主義內容分析著眼於欠缺的部分（what is missing），但是能見度（visibility）並非最終目的，還要看什麼被見到了？在哪裡被見到？以什麼形式被見到？以林生傳所著一書為例，雖然該書是五本教科書中出現女性或性別議題之最（儘管以全書篇幅估計仍被歸類為「勉強出現」），但是經過檢視，可以發現諸如「刻板印象」、「零碎孤立」、「偏狹失衡」的「扭曲再現」問題。有趣的是，即使林義男、王文科所著一書與鄭世仁所著一書在目次與索引中皆未出現女性主義或性別議題，因而被歸類為「隱而不見」，但是仍能在行文中找到「譴責女

性」、「貶抑女性」之處；吳康寧所著一書只在目次中看到一節性別相關議題（教育機會均等），而被歸類為「若隱若現」，亦不乏「貶抑女性」的例子；陳奎熹所著一書將性別議題提升到章的層次，究其實卻只有兩頁提到性別（也是關於教育機會均等），而被歸類為「勉強出現」，也可以發現「譴責女性」的論述。

從五本教育社會學教科書的檢視結果來看，要改變既有的女性或性別議題在教育社會學入門教科書中被排除、被孤立、被扭曲的現狀，提升能見度是極為重要的，而同樣重要的是去扭轉添加式（add-and-stir）方法，朝向性別平衡（gender balanced）、甚至是以女性觀點為主發展，這也是 Hall (1988) 所謂的性別包容（gender inclusion）三階段，首先，婦女和婦女的議題以邊緣化女性經驗的方式呈現，例如把女人的經驗加進既有的、男性中心的模式，強調性別差異卻不提供解釋或討論其含意，把女性議題孤立於傳統的主題內容；第二個階段是女性的經驗被公正而恰當地描述與討論，但是大部分的主流社會學維持不變；在第三個階段，女性經驗的理論分析成為重建主流社會學中的基本概念、模式、理論之基礎。

女性主義的教育社會學如何可能？或許可以從教科書開始，教科書的重要性無須贅言，一個初學者往往得藉由教科書窺得學門的架構。而具有性別意識或女性主義觀點的教育社會學教科書之樣貌為何？重新發現並認識社會學或教育社會學領域中的女性作品，可能是一個超越父權的過去之開始（Deegan, 1988），教科書撰寫人要承認並學習女性主義者在性別與教育方面的議題之論述與研究，以扭轉以男性知識為中心的現象，Sandra Acker (1987) 認為女性主義的理論對於性別與教育的相關研究貢獻良多：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liberal feminists）在教育方面的論述包括機會均等、社會化和性別刻板印

象、性別歧視，行動策略涉及制訂相關法規、改變社會化的實際、扭轉社會對女性的態度；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socialist feminists）致力於分析學校教育如何鞏固資本主義下的性別分工、性別分工如何在家庭與職場被複製；激進女性主義者（radical feminists）主要的關心議題為男性在文化與知識上的宰制與支配、學校中日常生活的性別政治，行動策略上力主將婦女和女孩的需要放在優先順位、必要的時候實施單性教育（single sex education）、把之前被忽略的主題如性取向與性騷擾的討論合法化。Acker 也提到不同學派的女性主義教育論述與策略對彼此的批評以及女性主義理論發展的兩難，¹⁷ 但是她相信正是透過這些批評與兩難，女性主義理論得以前進。¹⁸ 問題在於以往女性主義理論甚少在教育上著力，性別與教育的議題較難進入主流的（教育）社會學領域，¹⁹ 這也是有待努力的方向。

除了教科書，當然還有許多其他面向有待努力，例如讓更多女性走進大學院校、研究機構、從事著作，由她們做有影響性的決定，增加女性意識提升的可能，女性學者不要等待男性學者良心發現、意識覺醒，不要任憑男性學者把性別議題、女性福祉視為僅供點綴與裝飾的花卉，何況他們往往錯置或扭曲，而要主動去插花，甚至深耕一片土壤，讓美麗的花朵得以綻放，撰寫教科書應該是耕耘的開始。

17 指的是結構 vs 能動性（structure vs agency）、普同 vs 歧異性（universality vs diversity）的爭議。

18 前文提及吳書在註腳中宣稱女性主義尚不足以構成理論，所根據的理由之一是他是在加拿大大略教育研究學院時與 Sandra Acker 交談所得的印象，並列出她所寫的一篇文章做為參考，而那篇文章正是本文此處所引用的（Acker, 1987），但是筆者的解讀與吳完全不同，吳將 Acker 所言的「不同學派女性主義相互批評」誤解為「女性主義無法形成一套相對獨立的理論與方法」，事實上，Acker 認為那正是女性主義理論得以建立的契機。

19 這是 Sandra Acker 對英國的觀察，但是在台灣似乎也有類似的情形。

◎ 作者簡介

楊巧玲自美取得學位返台，迄今將近六年。目前任職於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副教授，主要的教授學科包括質性研究、女性主義教育學、教育社會學、課程發展與設計。研究興趣廣泛，起初較著眼於教育政策與行政的領域，近來則著力於性別議題的探討，目前正在進行的是關於高中、職學生校園文化的性別經驗。

〈聯絡方式〉

E-mail: yangcl@nknucc.nknu.edu.tw

參考文獻

- 方德隆等(2000)《國民小學中年級教科書(七、八冊)是否符合兩性平等教育原則檢視報告書——國語科、道德與健康、社會科、數學科、自然科》。台北：教育部。
- 李元貞(1988)《反對性別歧視的國民教育——國民教育兩性平等教育手冊》。台北：婦女新知。
- 李元貞(1993)《體檢國小教科書——主題體檢：兩性觀》。台北：台灣教授協會。
- 林生傳(1982)〈現代社會變遷中的父母角色期望研究〉，《教育文萃》8: 51-57。
- 林生傳(2000)《教育社會學》第三版。台北：巨流。
- 林義男、王文科(1998)《教育社會學》。台北：五南。
- 吳康寧(1998)《教育社會學》。高雄：復文。
- 吳嘉苓等人(2002年9月)〈社會學教科書檢視——女性主義的觀點〉，「檢視大專教科書性別意識」研討會，高雄醫學大學。
- 吳嘉麗(1998)〈從性別角度看國中數理化教科書〉，《兩性平等教育季刊》，2: 58-65。
- 侯務葵、王慧婉(1999)〈我們是一群女老師：集體認同與教育實踐的故事〉，《應用心理研究》，1: 99-128。
- 唐文慧、游美惠(2002)〈社會母職：女性主義媽媽的願景〉，《婦女與性別研究通訊》，63: 13-15。
- 高強華(2000)〈教育機會均等的理想〉，陳奎憲等編著《教育社會學》，187-194。台北：空中大學。
- 師瓊璐(2000)〈選擇成為校長主任或繼續留在教室：國小女性教師的生涯轉

- 換》，《兩性平等教育季刊》，13: 69-74。
- 婦女新知基金會(1988)〈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教科書的性別歧視系列〉，《婦女新知》，71、73、76、77、78。
- 陳添球(1999)《教育社會學——知識使用取向》。高雄：復文。
- 陳奎憲(2001)《教育社會學導論》。台北：師大書苑。
- 陳瑤華(2002年9月)〈哲學教科書的檢視〉，「檢視大專教科書性別意識」研討會，高雄醫學大學。
- 張珏(1991)〈女性意識與婦女教育〉，《成人教育》，4: 18-19。
- 張珏等(1999)《國民小學道德與健康教科書內容符合兩性平等教育原則檢視報告書——第一冊至第三冊》。台北：教育部。
- 符碧真(1999)〈誰來當老師？——我國教師組成結構變化之研究〉，《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9(3): 377-397。
- 游美惠(1999)〈性別平權的性／別教育——社會學的觀點〉，《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50: 4-15。
- 黃長玲、楊婉瑩、黃競涓(2002年9月)〈政治學教科書裡的性別問題〉，「檢視大專教科書性別意識」研討會，高雄醫學大學。
- 黃燕萍(2000)〈我是誰？一個女準教師性別主體意識的啟蒙過程〉，《兩性平等教育季刊》，13: 75-79。
- 黃麗莉(1993年5月)〈我國坊間幼稚園教材中兩性社會角色之評析〉，「兩性平等教育與教科書」研討會，國立中正大學。
- 黃麗莉(1997)〈兩性平權教育的進路——從女性主義的理念談起〉，《教師天地》，90: 22-27。
- 楊巧玲(2000)〈問題導向教學與合作學習教學策略之理論與實際〉，《課程與教學季刊》，3(3): 121-136。
- 莊明貞(1999)《國民小學自然科教科書內容符合兩性平等教育原則檢視報告書

——第一冊至第三冊》。台北：教育部。

鄭世仁(2000)《教育社會學導論》。台北：五南。

潘慧玲(1998)〈檢視教育中的性別議題〉，《教育研究集刊》，41: 1-15。

謝小芬(1992)〈性別與教育機會——以二所台北市國中為例〉，《國科會研究彙刊》，2(2): 179-201。

謝小芬(1995)〈教育——從父權的複製到女性的解放〉，劉毓秀主編《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182-218。台北：時報。

謝小芬(1999)《檢視國中一年級教科書是否符合兩性平等原則》。台北：教育部。

謝小芬、王秀雲(1994年5月)〈國中健康教育教科書之性別意識型態分析〉，「兩性平等教育與教科書」研討會，國立中正大學。

魏惠娟(1994年5月)〈國中國文教科書兩性形象與角色分析〉，「兩性平等教育與教科書」研討會，國立中正大學。

蔡璧煌(1998)《社會再造與教育改革——教育社會學政策觀點》。台北：師大書苑。

藍佩嘉等(1991)〈顛覆母職〉，《當代》，62: 84-100。

蕭蘋、李佳燕(2002)〈母職的社會建構與解構〉，《婦女與性別研究通訊》，63: 10-12。

蘇芊玲(2001)〈台灣推動兩性平等教育的回顧與前瞻〉，《兩性平等教育季刊》，14: 13-18。

蘇芊玲、劉淑雯(1997年6月)〈檢視國小一年級國語科新教材兩性觀〉，「體檢國小教材」座談會，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Abraham, J. (1989) Teacher ideology and sex roles in curriculum text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0(1): 33-51.

Acker, J.(1989) Making gender visible. In R.Wallace (Ed.), *Feminism and*

- sociological theory* (pp. 65-81). Newbury Park, CA: Sage.
- Acker, S.(1981) No-woman's-land: British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60-1979. *Sociological review*, 29(1):77-104.
- Acker, S.(1987) Feminist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gender and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33(4): 419-435.
- Apple, M.(1983) Work, gender, and teaching.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84(3): 611-628.
- Apple, M.(1985) Teaching and "women's work":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d ideological analysis.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86(3): 455-473.
- Best, R. (1983) *We've all got scars: What boys and girls learn in elementary school*.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Bradley, H.(1989) *Men's work, women's work: A sociological history of 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ur in employment*.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erger, P. L.(1963) *Invitation to sociology : A humanistic perspective*. Garden City, N.Y. : Doubleday
- Clifford, G. J. (1989) Man/woman/teacher: Gender, family and career in American educational history. In D. Warne (Ed.), *American teachers: Histories of a profession at work* (pp.293-343).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 Dally, A. (1982) *Inventing motherhood: The consequences of an ideal*. London: Burnett.
- Deegan, M. J. (1988) Transcending a patriarchal past: Teaching the history of women in sociology. *Teaching Sociology*, 16(2): 141-150.
- Ferree, M. M. & Hall, E. J.(1996) Rethinking stratification from a feminist

- perspective: Gender, race, and class in mainstream textbook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929-950.
- Gordon, L. (1982) Why nineteenth-century feminists did not support “birth control” and twentieth-century feminists do: Feminism, reproduction, and the family, In B. Thorne & M. Yalom (Eds.), *Rethinking the family: some feminist questions* (pp.40-53). New York: Longman.
- Gorzynski, C., Wendolowski, A., Moser, L. & Shadowens, E. (2000) Elementary school texts fail to “remember the ladies”. *New moon network*, 8(1): 9.
- Hall, E. J. (1988) One week for women? The structure of inclusion of gender issues in introductory textbooks. *Teaching sociology*, 16(4): 431-442.
- Harness, C. (2001) *Remember the ladies: 100 great American women*. New York :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 Holt, E. R. (1990) “Remember the ladies” — women in the curriculum. *ERIC digests*, ERIC code : ED319652. [Online]. 2004/3/4. Available: <http://search.epnet.com/direct.asp?an=ED319652&db=eric&lang=zh-tw>
- Lather, P.(1994) The absent presence: Patriarchy, capitalism, and the nature of teacher work. In Lynda Stone (Ed.), *The education feminism reader* (pp.242-251). New York: Routledge.
- Levine, D. U. & Havighurst, R. J.(1992) *Society and education* (8th ed.). Boston, MA:Allyn & Bacon.
- Maher, F. A. & Tetreault, M. K. T. (2001) *The feminist classroom: Dynamics of gender, race, and privilege*.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 Marquez, S. A. (1994) Distorting the image of “Hispanic” women in sociology: Problematic strategies of presentation in the introductory text. *Teaching sociology*, 22(3): 231-236.

- Measor, L. & Sikes, P. J. (1992) *Gender and Schools*. London: Cassell.
- Musgrave, P. W. (1979)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3rd ed.). New York: Methuen.
- Najafzadeh, M. & Mennerick, L. A. (1992) Sociology of education or sociology of ethnocentrism? The portrayal of education in U.S. introductory sociology textbooks. *Teaching sociology*, 20(3): 215-221.
- Purvis, J. (1994) Feminist theory in educ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5(1): 137-140.
- Reinharz, S. (1985) Feminist distrust: Content and context in sociological work. In D. Berg & K. Smith (Eds.), *The self in social inquiry: Researching methods* (pp. 153-172). Beverly Hills, CA: Sage.
- Reinharz, S. (1992)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ich, A. (1976) *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 New York: W.W. Norton.
- Rury, J. L. (1986) Gender, salary and career: American teachers, 1900-1910. *Issues in education*, 4(3): 215-235.
- Sadker, M. P. & Sadker, D. M. (1982) *Sex equity handbook for schools*. New York: Longman.
- Sanders, J., Koch, J. & Urso, J. (1997) *Gender equity: Sources and resources for education student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Scully, D. & Bart, P. (1971) A funny thing happened on the way to the orifice: Women in gynecology textbook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4): 1045-1050.
- Stone, P. (1996) Ghettoized and marginalized: The coverage of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in introductory sociology texts. *Teaching sociology*, 24(4): 356-363.

- Streitmatter, J. (1994) *Toward gender equity in the classroom : Everyday teachers' beliefs and practice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Thomas, K. (1990) *Gender and subject in higher education*.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Whitehead, J. M. (1996) Sex stereotypes, gender identity and subject choice at A level. *Educational research*, 38(2): 147-160.

Additive Women:

Examining the Gender Consciousness in the Textbook o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in Taiwan

Chiao-Ling Yang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This paper is, by drawing on feminist perspectives, to examine the gender consciousness in the five college-level textbooks published recently in the field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in Taiwan. Despite that feminisms have been voiced and women's movements unfolded and that feminist discourses have, at least, existed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when those books were published, neither women's education nor gender issues gain sufficient attention in them. They are either totally invisible or somewhat visible or distortedly represented. It merits noting that visibility should not be treated as the only or most important mission for feminisms or gender studies. Except for being able to be seen, it is also very important to consider what is seen, how and by whom. With respect to distorted representation, the widespread biases include the reproduction of gender stereotypes, the isolation of gender issues, an unbalanced presentation of feminist theories, and the condemnation and devaluation of women. This paper urges that scholars and theorists in the field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commit themselves to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zing feminist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and no longer see gender only as a control variable or mistake men for all human

beings. Two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One is that more women join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conduct research and make influential decisions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potential for women's consciousness raising. The other is that female scholars need to actively plant and boldly blossom and not let male ones treat them as additional or even misrepresent, displace them. Writing textbooks can be a start.

Key Words: feminism, sociology of education, textbooks, gender issues, gender consciousness